杜工部集

意在嘆舊懷賢八哀中有敘述功勲者有懷文証者乎不詮次中見感慨之思

杜工部集卷之七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四十九首 居夔州作

八哀詩 并序 八哀詩敘事歷落氣象激昂另成一種風調是另史傳相表裏者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没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高麗人 是一篇列傳也詩史之稱以此 及沒身具人品才力具見矣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 一云脫 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 一作氣無 流沙積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潼關之敗乃爲周旋

清河公二筆用意深婉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兎不近駕鷙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一作逼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清河公房琯也時自蜀奉太上皇册命至謁上以爲可收後劾遂釋之天王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一云飛雪中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禁暴清一作靖一作靜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一作空繫

以不得見清時爲惜而以鄧大夫反覆見才力之氣

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一作蹟）嗟嗟（當作嗟諮）鄧（景山）大夫士卒終倒戟（鄧景山爲太原尹爲軍衆所殺）

行間（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將少習軍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泌爲翰押衙）甲外（鮮于注甲外軍陣之外也有遊騎掠軍離什伍者）九曲（拔石堡城除右金吾衛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卻喚何物）偏裨（哥舒翰爲元帥奏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委事偏與思禮決之）手格（安祿山事蹟翰至關津驛火拔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祿山翰欲下馬遂以毛繩于馬腹連縛其腳控轡出驛謝怒擾轡自禁其帳又被奪轡攏馬就乾祐送于洛陽）塞望（夢弼曰言肅宗即位于靈武勉從勸進之請以塞人望也）請罪（潼關失守西赴行在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于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效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新書云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安祿山事蹟十六日玄宗幸蜀十七日至金城宿是夜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舊新二書記思禮纛下被釋與公詩合而通鑑載思禮自潼關至在次馬嵬驛之前又云即授節度使恐當有誤）屯兵（與房琯爲副使

便橋之戰不利除爲關內節度使尋遷守武功賊將安守忠等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游兵至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戒嚴上命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

金城 寰宇記景龍四年送金城公主至始平縣因改爲金城至德二載復爲興平思禮爲關內節度使鎮此黄鶴以爲河西之金城謬矣

太原 從廣平王收西京領兵先入清宮遷兵部尚書霍國公李光弼鎮河陽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惟思禮而已

鄧大夫 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數月召景山代崇嗣思禮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憤怒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公光弼 廣德二年七月卒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一作團）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一作）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一云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

里初安帖青蠅紛（一作徒）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埽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音作數）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晉陽 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內玄宗欲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以光弼爲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萬餘攻太原拒守五十餘日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

河陽 思明殺慶緒即僞位破洛陽光弼率軍赴河陽大破賊衆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收懷州思明來救逆擊于沁水之上又敗之遂拔懷州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于闕下進爵臨淮郡王顏魯公神道碑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摯悉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大破摯軍擒其大將徐璜玉摯僅以身免思明心悸

氣索烟火不舉者三日宿軍大振

河汴 譚賓録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于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自河中入也復拜太尉出鎮臨淮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犯都上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初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恥成疾薨于徐州神道碑遂趣徐州因召田神功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福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于其將命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師犄角而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于徐州將赴中都屬病疾增劇公知不起使飲齋來泰辭廣德二年七月薨于官舍將吏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

槐里 長安志槐里故城即犬丘城在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漢書所謂槐里縣是者也神道碑葬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銘曰渭水川上櫝山路旁櫝山在縣西北四十里漢武帝葬在槐里之茂陵衞青墓去茂陵不三里光弼葬在渭滸循衞青之接近槐里故曰櫛於槐里接

光彩 國史補郭汾陽曰河陽人李太尉代領其兵作營壘也作上字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永泰元年卒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鄭公乃父後有賢主之情故小心事友生句首提

通首精切莊調精安

敘事歷落不凌少呈老說云而協重于蜀也

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氏一云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一作乘輿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劒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一作見。忠臣氣不一作未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一作巠。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郗色一作沛。尚書無履聲。群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四郊失壁

壘處館開逢迎堂上指圖（一作書）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因〕〔效〕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一作襲）裨世程惻惻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同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荊衡虛無（舊本作虛爲駢本作虛横横字蓋公自況也）馬融笛悵望龍驤坐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大賢後（舊書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儁爽敏于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受名雲溪友議嚴挺之登歷臺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總三夕發一人佩服金紫矣劉義錫曰諸侯亮也來爲大人兒既冠而存嬰孩其狀蕭條無帶流皆莫人賢後謂挺之之子唐詩紀事唐詩紀事亦與武世及地皆略謂嚴子陵非也）小心（登武床呼斥其父名而武不怍）河隴（武在隴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此云飛騎自河隴蓋獻山之亂）謁帝（舊書武自河隴赴如乘輿所在遷劍閣然後玄宗還赴行在也至德初武仗節赴行在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至是首薦才畧可稱累遷給事中按公此詩則武亦如張鎬房琯以玄宗命赴行在者也房琯

首薦之而旋坐宦黨詔書與劉蕡並列亦以蜀郡舊臣之故也當據以補唐史之闕

蕭關 應劭曰闕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如淳曰匈奴傳入朝那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寰宇記平涼府高平縣本漢高平縣安定郡蕭關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肅宗自彭原至平涼郡數日始回軍靈武武蓋于平涼謁肅宗也

四登 為京兆少尹拜成都尹遷京兆尹復拜成都尹故云四登會府地

三掌華陽 按舊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等使詩所謂三掌華陽兵主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于武傳不記其遷拜出鎮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亙異莫能歸一余考之兩川之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迴西京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又分劍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亦同而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為兩川會要誤也先是稱劍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為之令兩川分于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誥合劍兩川為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皇誥而分兩川為上皇誥蓋西內之後上皇之誥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明皇幸蜀始分劍南為東西兩川西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巴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奔成都武自東川入朝當在奐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元二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為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為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為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拜

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按高適傳劍南自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爲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趙抃玉壘記曰上元二年東劍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崔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證實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旆表曰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川之證也李奐雖真有節度亦不能久于東川何自奐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復分西川舊書云在崔寧鎮蜀之後而方鎮表以爲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序記以爲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會要爲是也舊書既失之不詳多所牴牾而通鑑則尤踈駁武之初鎮通鑑既失載而再鎮則載于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爲橋道使卻云六月出鎮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劍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何背謬之甚也胡三省泥于通鑑乃云武只再鎮劍南唐書嚴甫杜詩致有此誤則紕繆更不可言矣謹書之以俟博聞者

柳色

張敞傳爲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游俠傳城西柳市漢宮闕游

謹潔出動同字
極有開合

云細柳倉有柳市三輔黃圖
亭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

馬融笛 馬融長笛賦序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殷芸小說馬融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精魅出吟有如相和出融別傳

龍驤塋 王濬傳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天寶九載卒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一作寒後
春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
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一作退朝後或在風
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
駪駪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一作入
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
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

末段以王之好士形
嘆己之不友薦發
筆勢頓挫

久上陳竟無銜。歷虞聖聰（一作慈）。列多仁宦。免供給費水。
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
引申白寅。道大容無能。永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
形必需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
久佩兔鄰。宛彼漢中郡（漢中王瑀王弟）。文雅見天倫。何以開（一作慰）
我悲。泛舟俱（一作維）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
磨滅。衰謝增（一作多）酸辛。

虬鬚（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西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挂弓矢）王恩（南卓羯鼓錄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舍上嘗誅花奴資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花奴端秀過人皆更得公卿間令譽耳新書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猛獸（張彥遠名畫記周平公鎮太原進玄宗馬射真圖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遊畋必有翰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之

通篇以文章立論由後晉論特作旨把海之碑版數寔二可以追步者筆也

雄蓋之雄詩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玉海陳閎燕之宗羆射圖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此篇以文章見重前序碑版之工後述論文之缺同意總注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一作滄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路洞徹晉作瓊寶珠惠龍宮塔廟湧下作盼浩劫浮雲一作空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所睞巳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一作特勸後世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晉作臧穢獨步四十

中言其仕宦之坎坷以及被禍之由

後段以昔日同論

年風聽九皐唳鳴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

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三（晉作三二）張勢袁俗凜

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晉作怨）恨宮闕深旒綴放逐

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一作棄）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夙擁文侯篲終

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斁（一作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

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

論文到崔蘇指（晉作推）盡流水逝近伏盆川雄未甘特

進麗（李嶠）是非張相國（燕公說）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

捷（英華作關鍵注云鍵捷二字廣韻通用）欻不閑侗（一作的）及吾家詩曠懷掃氛

騷慷慨嗣真作（李和大夫）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

文而例及唐許所以有感一語并及傷府文高才之不數見也

迢遰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

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

燕薊朗咏六公篇（張柬之等五王洎狄相六公）憂來豁蒙蔽

碑版（舊書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多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賙給（陳州之獄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獨步（唐詩紀事邕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應詔賦甚稱玄宗旨後因上計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徹天聽又有九皐鶴唳之句朝野僉載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辨義烈皆過人時謂六絕）太常議（太常博士李處直議韋巨源謚曰昭邕再駁之）二張（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璟所請孔璋書曰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頹身公宋文貞碑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皇欲起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遂俱擒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昃敕使馳救之）放逐（邕始以與張柬之善貶富州玄宗初又貶崖州召還爲姚崇所嫉貶

拆州徵為陳州玄宗東封回邕于汴州謁見累獻詞賦頗自矜衒張說甚惡之發陳州贓事抵死孔璋上書請代邕死貶欽州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

洛陽獄 邕與柳勣馬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詞狀連引鞫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年七十餘後漢蔡邕傳下邕貫于洛陽獄邕集曰以辛卯詔書收邕送洛陽詔獄

崔蘇 新書李嶠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朝野僉載李嶠崔融蘇味道杜審言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崔蘇者融味道也唐詩紀事註云崔信明蘇源明誤矣

是非 張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又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特進謂李嶠也

關鍵 老子道經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河上公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

嗣真作 杜審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撫河東詩

哀贈 唐詩紀事代宗時國恩例贈秘書監

六公篇 趙明誠金石錄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八哀詩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董迺書跋云李北海六公詠今秦和集中載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載遺余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泐故得盡存可以序載于此五王皆狄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氣象激發如見斷鰲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膏老杜有云余見邕僅文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慨而作故氣溢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為荊州今新舊書皆不書

蘇鄭同被貶中而有涉溫之分公為作詩嘆蘇之難而悲鄭之不幸也
以文章言而原本忠孝以見嘆
言之有故也

箋曰論文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崔蘇邕同時文筆之士邕之論文也冀崔蘇之已逝伏盈川而口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崔李世皆冀其是非之當何至于邕則相泥不少貸蓋崔李已皆沒而邕獨與說爭名說雖忌刻亦邕之露才揚己有以取之盧藏用所以致戒于千將莫邪也關鍵欲不用老子道經之言也例及以下論其時也邕之詩可以接踵我祖六公之篇可以追配嗣真之作所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也賠鄰之歿也李嶠以下請加命武平一為表上之邕既子孫如綫而已則舊客凝滯此所以感今追昔而不能自已于哀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一作孫)。徒步客(一作寓)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饑浮雲巘。貧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一作顯)。學蔚醇儒姿。文(一作帶)包舊史善。灑落辭(一作淚)幽人。歸來濟京輦。射君東堂策(一作射策君東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一作制題墨)未乾。乙科(一作科第)已大闡。文章日自負。吏祿(一作吏祿)亦累

觀范李之被刑所以襯出忠臣之磊落

蒂入滎陽正有詩部之意今見深之人只而以猜疑可求孰甚

踐。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跡。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
卷。不為暇一作中事陪八駿。宜言其勢也虞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
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一作不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睢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文苑英華云秘書茂
松色慶雁嗣瓚曜前後百卷文術聽皆禁齡篆刻楊權
溟漲本末淺汁仲正本履扁作再乞篆刻作制作 溟漲本末淺。青
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
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一作貞避嫌名勸
勉。不要一作惡懸黃金。胡為投乳贙一作豐。結交言有憑三十載。吾與
誰遊衍。滎陽鄭虔復冥寞。罪罟已橫罥音絹。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所以可畏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
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

新書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蘇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東堂山謙之丹陽記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晉起居注成帝咸康二年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中堂按摯虞舉賢良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故曰射策君東堂也唐有尚書省東堂

制可蔡邕獨斷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有制曰天子荅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

乙科唐令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十帖得四以上經策全得爲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

足趼舊注風昔斷言其由貪賤中也足胝曰趼莊子云百舍重趼

范曄文苑辯證八哀詩范雲顧其兒當從集作范曄宋書曄謀反誅將死顧念其兒也

齋房芝漢武帝大興祠祀齋房生芝而作歌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齋祀房日夜源明數陳政治得失上疏極諫

乳贊爾雅贊有力注曰出大泰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長安米鶴曰舊書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今曰萬錢蓋以一斛言之蘇鄭皆當卒于是年故又曰凶問一年俱也

漳水劉楨詩余嬰沈痼疾寘身清漳濱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一作入雕籠。

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上大夫況乃氣精爽往者公在滎蘇許公頲位尊望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致問後結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天然生知一作學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極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一作域名兵流指諸掌公著薈蕞等諸書之外又撰口本草七卷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一作寡鶴誤一天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一作其嗜酒益疏放一作於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一作記官曹突兀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泛泛英華作迟泛浙江槳屐穿四明雪饑

追溯舊遊以致
嘆日之意

拾舊溪橡空聞紫芝之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郡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一作泰）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歿牢落吾安放（一作倣）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謂江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兵流新書虔學長于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眾寡無不詳常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

薈蕞封演聞見記天寶中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草稿告虔私修國史虔聞而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著書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為廣文博士詢於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曰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高元之曰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新書曰名其書為會粹則誤矣

技癢射雉賦徒心煩而技懩徐爰注曰有技藝欲逞曰技癢也草堂本或作伎癢誤

圭臬景晷漏

出筆處人品
自見

殿賦御無緬而不協于規景作無徵而或違于水泉鄰支日藥古文泉假借字也 鍾兼兩 羊欣古來能書人名鍾繇魏太尉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書二曰章程書三曰行狎書金壺記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虎善草隸故云兼兩也金壺記又云呂總曰鄭虔書如風偃雲收雲雨霽 三絕 唐詩紀事虔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四明 天台山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 楢溪 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縈紆天台山賦濟楢溪而直進顧愷之啟蒙記注曰之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楢溪水深險清冷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唯忘其身然後能濟寰宇記楢溪在臨海縣東二十五里 阮咸 舊書鄭審貶之于亦善琵琶乾元中任袁州刺史張彥遠名畫記云鄭審專且彥遠所撰彩箋詩集中

故右僕射相國 英華有曲江二字 張公九齡 開元二十八年七月卒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一作漢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進止土一作止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一作碣歲崢嶸天地一作池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一作託榛梗骨驚畏曩哲

秋見諫諍之西辟
以深惜公之不用也
以公之賢而老于
林牀所哀在以

一陽發陰當言正
當剝復之机中有
深意

曲江罷而天寶之
亂興八哀之所以
終思曲江也不詮
廿自一、深意

鬒一作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一作志二
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一作金紫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
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
地有餘。一云詩地能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
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
綺麗玄暉擁。箋誄任昉騁。自我一作成一家則。一作制未缺隻
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
一作誉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
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仙鶴九齡家傳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白玉堂金華省漢奉傳文帝時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西都賦金華玉堂注黃圖曰未央宮有金華殿大玉堂殿揚雄傳上玉堂晉灼注云黃圖有大玉

堂小圭從殷今本無漢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碣石**嵗山
于金華殿中沈約八詠詠金華今讓宣室書武帳兮夕文昌　在苑
閣偏知人奏九齡見之　本事詩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林甫疾之
曰亂幽州者此□雛也　**榛梗**　若优曲江度其巧譎處終不免爲海燕詩
以致意曰無心與物競　**蟬冠**　唐六典注云侍中二人正三品冠武弁
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取居高飲清**石**
九齡爲中書令恐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帝雖嘉答
地　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明皇雜錄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
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
鵰挾兩兎俄而詔張裴爲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恚曰猶爲左右丞相
耶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　**蘇耽井**　水經注桂陽列仙傳云蘇耽郴
之公卿巳下視之不覺股栗　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辭母云受
性應仙當違供養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可得無恙九齡
初以母老而請換江南一州數承音耗後丁母憂歸鄉里故云痛迫蘇耽
井也今郴州禱　**荆州**　九齡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坐引非其人
井在蘇仙故宅　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
賓客　孟浩然還襄陽張九齡鎮荆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　**詩篇**　中書舍人姚子顏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主一句一
咏莫非興寄　**徐穉**　九齡徐徵君碣曰有唐開元十五年予牧茲郡
時皆諷誦焉　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
孤此
地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採藥山北一作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鄰。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一作日已出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一作室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一云或中人、世

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一云終然契眞如）得匪合仙術、（一作歸眞金仙術）

可歎

天上浮雲如（一作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抉眼去其夫、（眼作眛）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鄴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一作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聞（一作問）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

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
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
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
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
王也論道匡江湖。李也丞疑贓前後。死為星辰終不
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
廻首。

王季友 困學記聞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終而白首短褐鍥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畧見子如瓊枝郎豫章賓客之事也滄浪詩話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府江西新幕子記題名云使職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嘗勉擢京兆尹以御史中丞歸兩京出為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為連率舊矣朝廷重于鎮定咨爾宗枝勉膺獨坐之權實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況嘉彼數賢為之督理

豫章太守 勉於肅宗

序極古宕不涉一弱筆

初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後由京兆尹徙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尹故云須者領山南漕亭曰高帝孫者李勉也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鶴云勉爲京兆尹故曰領南山梁也繼曰降輿有石鼈載勉在張鎬之後魏少遊之前鎬以廣德二年九月卒勉卽以是月繼之則詩當作于二年也

風后力牧 聖賢羣輔錄風后受金法力墨受準斥宋均曰力墨或作力牧右黃帝七補見論語擠輔家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幷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 一作特 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 一本此下有女字 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 一作五載時公年六歲公七齡思卽壯六歲觀劍似無不可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五年至是年凡五十一年草堂注云載作十二載非也 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 一作教 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

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一作綉）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一作業）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音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一作未）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唇珠袖兩寂寞況（一作晚）（陳作脫）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一作皇）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結處慨然

間似反掌風塵傾動(一作澒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一作蕭)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一作玳筵急管復歌舞)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夜)

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苑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律安祿山從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于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諸公主洎虢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奉時有公孫大娘者善舞劍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遺妍妙皆冠絕于時也又曰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歷代名畫記開元中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爲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往在

往在西京日(一作時)胡來滿彤(一作丹)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

之經解厖飛十里。繐帷紛（一作粉）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二
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騄（一作驂）賊臣表逆節、（晉作沛）
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
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
楹桷歘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宮樹椅桐、宏壯不如初、
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
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耿（一作聆）金鍾、侍祠恧先
露（一作[illegible]）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
粉黛、翠羽猶葱朧、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
（一作[illegible]）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
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

自罪已。（一云罪已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一作娛）同。中興似（一作比）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苦飄蓬。

木主（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復舊物建主作廟于上都其東都神主大曆中始于人間得之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緣山取太廟爲軍營神主棄于街巷所司潛聚見在太微宮新造小屋之內）錦驝（廣韻騾子曰驝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于范陽故曰散錦驝舊注改作錦幪非是）白間（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善注白間青瑣之間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濯龍（後漢后紀帝幸濯龍中後漢馬皇后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續漢志曰濯龍園名也近北宮又前過濯龍門上）鏡奩（陰后紀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西極（西極指□□山東備史朝義諸降將也）

一起高亮絕倫

昔遊

昔者與高李（適白）晚（一作同）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
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
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瀛）開猛士思滅國將
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
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一作四）十萬
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
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一作君）能市駿
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
邑（一云內）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
本性攜子臥蒼苔

單父臺 元和郡國志單父縣古魯邑貞觀十七年隸宋州寰宇記琴臺在縣北一里高三丈 碣石 水經碣石山在今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注曰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山海經注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 二

台 凌窮曰時寵任蕃將饒倖邀功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也 商山 謂李泌爲肅宗彌縫匡救上皇即日還京也唐人多以蜀王指明皇者李賀過華清宮云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是也 呂尚 似指房公罷相後册封清河郡公也言國邑雖封而相業則已矣楚山以下自傷其不遇也其文意似斷續不可了所謂定哀多微詞耳

壯遊 此生平行實以壯遊爲題因進叙而言之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中間層次曲曲叙出平叙中有排宕之趣

往昔（一作者）十四五出遊（一作入）翰墨場斯文（叙文墨場爲始）崔魏徒（以夏國為於 崔鄭州尚 魏豫州啓心）以我似（一作比）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一作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

以年歲為經以地方為緯遂段寫出出遊心事

一詩中文章氣骨交遊遭遇一一寫出

流遠。閭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嗟我閶門北。清廟映迴（一作池）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一作十二年）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一作日）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一作臺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皁（一作紫）櫪（一作[illegible]）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一云引跋）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臨門胄曹蘇預）忽如攜葛強。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一作貴）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倪身無所愛（一作受）。痛飲信行藏。黑貂不（一作寧）

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一作白）覺死生忙。朱（一作陵）門任（一作勝）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遏）馬（亂）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湖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英（一作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一作天）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一作毀）。下憫萬民瘡（一作蒼生）。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中興）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

老病正對壯遊
言之然身老矣
猶望乎壯者
之謀國也

蕙。捐。（一作損）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崔魏 唐科名記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唐會要神龍三年才膺管樂科魏啓心及第 清廟 吳郡志太伯廟東漢永興二年太守糜豹建于閶門外修可注指爲孫結父和之廟按和傳明載有司言宜廟京邑營立寢堂號曰清廟矣夢弼徒據清廟爲証而黃鶴又辨之曰孫和明陵在烏程縣此乃指和故宅之廟注家之愚如此 除道 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要會稽太守章也吳郡圖經續記死亭灣在閶門外七里故傳朱太守妻慚自經于此蒸魚除道皆詠吳郡故事也 剡溪 沃州禪院記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 下第 選舉志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既至省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唐摭言俊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以省郎位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公以鄉貢下考功第當在二十四年以前本傳云天寶初舉進士不第恐非也 叢臺 漢高后傳趙王宮叢臺顏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元和郡國志在磁州邯鄲縣城內東北隅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于南

宇立叢臺于 **青丘** 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謝靈運山居賦注青丘齊之海外 **班**

少陽者也

鬢 秋興賦斑鬢䰂以承弁 **罘罳** 吳若本注漢有太常三輔罘罳 **官雞** 東城父老傳玄宗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

兩宮 兩宮各警蹕靈武之事也禹功亦命子謂肅宗自立而後玄宗始加册命不得比于禹之命子也之推避賞從喻已之賞薄而不自言耻與靈武諸臣爭功也

遺懷

此因宋中遊逢夫太白遊遊而追憶之也前後分看自有盛衰之感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適 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一作文)。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

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

一作條 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亂離朋友盡。合沓

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

天一隅。一云蕭條病益甚塊獨天一隅 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

顏鮑。繫舟臥荊巫。臨飡吐更食。常恐違撫孤。

宋中 元和郡國志漢文帝以皇子武爲梁王都大梁以其地卑濕東徙睢陽今宋州也 吹臺 元和郡國志吹臺在開封縣南

東六里水經注陳留風俗傳縣有蒼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梁王增

築以爲吹臺城隍□滅略存故址其臺方一百許步郎阮嗣宗詠懷詩所

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

居削墮故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

謂之婆臺城九域志後有繁姓居側亦名繁臺唐于西云世以謝希逸常

爲雪賦又謂之雪臺新書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人莫測也 芒碭 碭山縣漢碭縣隋屬宋州 西域 開元末高仙芝討小勃律下埋駢纈所婆□河藤橋擒勃律王及公主趙赤鄉

路帔師 林□ 高適信安王幕府詩序開元二十年國家有事林□詔信安王總戎大舉曹書開元十九年信安王琿出范陽之北大破

意甚堅古一片
閔救民之心

奚契丹兩番之衆唐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張守珪大破契丹林口遣使獻捷胡三省曰契丹卽戰國時林口地故云然 存沒鶴曰李成寶應元年卒高以永泰元年卒故曰存沒再嗚呼

同元使君舂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舊作朝]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晉作姓非]氣、天下少[一作小]安可得矣[一作已]、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晉作云]、

遭亂髮盡[一作遂]白、轉衰病相嬰[一作縈]、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一作流]、博采

起結自序正見一段
憂時之感作之因
以諷諭為主耳

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一作疾）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作水）。一字偕（一作皆）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一作意）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颷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阻（一作沮）金印大。興含滄浪（一作溟）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垂在知者聽無限深情

舂陵行 有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一作意）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樹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朴

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迹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吾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一作敗)移亦云貴守官不愛(一作憂)能適時顧唯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有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殺掠(一云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菱（一作麥）窮（一作歸）老江湖邊

顏魯公表墓碑家于武昌之樊口歲餘上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容齋隨筆次山集中載其爲道州刺史上謝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

歷數淵源正是
爲李潮作身分

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斯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徵税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故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諦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賄權勢而爲州縣長官觀大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黠勸天子以精擇長吏自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余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一作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一作畫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一作可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

快劍長戟森一作交相向八分一字直百一作千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一作矜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四丞相應中李郎蔡丈人行巴東一作江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李潮 金石錄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于當時獨杜詩盛稱之今石潮在者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吾行學古篇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溫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者非陽冰甥崇人太白之從叔寶應元年已爲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紛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石鼓 王厚之石鼓文考正 石鼓文周王之獵碣也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麄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爲碓礎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又曰韓愈以爲宣王鼓韋應物以爲文王鼓宣王刻自歐陽集古錄始設三疑鄭樵摘丞殹二字見于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爲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常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予不得不辯蓋適曰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

跡則此為番吾可知呂氏記曰蒼頡造大篆後世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是大篆又與籀異不得定為史籀所書程大昌雍錄亦云是成王鼓也

二篆八分

許氏說文解字序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秦兼天下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師古曰篆書謂小篆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水經注古文出于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張懷瓘書斷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水經注曰上郡王次仲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王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于居庸山中明次仲是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隸也按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本謂之楷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故又名之曰八分雖蔡伯喈乃造其極焉按郭氏

佩觿言蔡邕以隸作八分體又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則其言自相矛盾不足據也

嶧山 封演聞見記嶧山始皇刻石紀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尤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秦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所宜也錄秦嶧山刻石鄭文寶得其摹本于徐鉉刻石置之長安故焉封演所云邑人間所有皆新刻之本而杜以爲棗木傳刻豈又有別本歟

苦縣光和 洪适隸釋老子銘在亳州苦縣苦縣屬陳國故作之陳相邊韶所作碑云延熹八年八月帝夢老子尊而祀之前紀此年春冬兩遣中常侍至苦祀老子水經注載蒙城下子喬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祀蓋威帝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碑表此石立于延熹無疑杜云苦縣光和誤也金石錄老子銘傳爲蔡邕文并書杜詩云云世云云此碑是也然而邊韶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甫所云是此碑否近時周越書苑遂以爲韶文而邕書初無所據潘淳曰北海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字頗極勁杜詩所云二碑也洪适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孫根及華山亭碑爲漢人八分無疑也按二碑皆立于光和安知杜所謂光和者非指此耶

韓擇木 韓愈科斗書後記歸叔父以貞元中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惟叔父

擇木善八分竇臮述書賦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邕中興焉

蔡有鄰述書賦備包蔡鄰功夫亦到出于人[illegible]近天造注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寶之間遂至精妙相衛[illegible]更[illegible]書與會稽[illegible]子[illegible]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illegible]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

丞相中郎國史補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書斷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隷書入妙

覽柏中允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

弟四美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

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

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

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一作暄 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欻激儒氣奔。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推轂期孤騫。

柏中允蔡興宗正異云當作中丞注家云即柏茂琳貞節起兵討崔旰者集所謂夔府柏都督也按新舊書帝紀及杜鴻漸崔寧傳載茂琳貞節事彼此互異今合而考之爲郭英乂之前軍與崔旰戰敗于成都西門者柏茂琳也以邛州牙將起兵討崔旰者柏貞節也英乂之敗郭英幹以都知兵馬使爲左軍郭嘉琳以都虞候爲後軍而茂琳爲前軍是時旰亦西山都知兵馬使耳茂琳之官與三人相頡頏可知茂琳既英乂死而貞節復自邛劒起兵與旰爲難柏氏實爲職志是故鴻漸至駱谷即請授茂琳爲邛南防禦使旰爲西山防禦使以兩解之既入成都又請授旰爲西川節度行軍司馬茂琳爲邛南節度使而貞節等爲本州刺史各令解兵方鎮表云大曆元年置邛南防禦使治邛州尋升爲節度使未幾廢置劍南西山防禦使治茂州未幾廢二使之置廢專爲旰與茂琳也舊書帝紀邛州牙將誤書茂琳又帝紀不書授貞節刺史而鴻漸傳不書授茂琳節度故先後諸駁也邛南節度旋廢史不書茂琳他除豈即拜夔州都督乎觀上表云就其小效復分源流察臣劒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失臣節者旰也

曰翩南區區則綠翩南而荆南可知也孫綸詩曰紛紛喪亂際見此忠孝門源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同心注師律洒血在戎軒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則豈非茂琳貞節出于一門同心討肝之証乎杜又有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云遷轉五州防禦使廣德二年置夔治忠都防禦使治夔州夔州都督當兼領防禦使中丞蓋其兼官也茂琳以節度使還夔州而貞節自牙將起兵遂授刺史此詩云方當節鉞用必茂琳非貞節也史既不詳而通鑑尤為闕誤故詳辨之于此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一作浮雲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一作之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秦青 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張湛注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趨一作起下牢楚地。牧出令奔飛百艘。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國刀一作胡國。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一作水怒號。冰翼雪淡傷哀猱。鐫錯碧罌鸊鵜膏。鋩鍔一作鋒鍔已瑩虛一作雪秋濤。鬼物撇捩辭一作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絛。龍伯國人罷釣鰲。芮公迴首顏色勞。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之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如針水一作針如水。荊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為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長

劍須天倚呼嗟光祿英雄弭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下牢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鍔曰彝陵縣有下牢鎮與江陵相近鸊鵜爾雅註鸊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蒼水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龍伯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芮公吳若本注以唐書考之恐是衛伯玉荆岑登樓賦蔽荆山之高岑不庳射雉賦如軼如軒不高不庳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用長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輿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大食舊書大食本在波斯之西兵刃勁利其俗勇于戰鬬

王兵馬使二角鷹

悲臺蕭颯一作瑟石龍從哀壑杈枒浩呼一作汙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一作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云鼎一云勇氣二鷹猛腦徐侯穟荆作絛徐瑩趙云徐侯穟殊無理義介甫善本

作條徐蔡于理弐然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兎不自惜溪一作谿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一作猶將在馬上作將軍勇銳與之敵將一作上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荊南一作荊州芮公一作楊公亦如角鷹下翔雲一作入喻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前半說鷹後半說將軍並推出芮公得俸

角鷹酉陽雜俎雕角鷹等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置籠雅鷹鶻二年之色也頂有角毛微起今通謂之角鷹翠氣其泉賦陂鷹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鷹氣宛延在其側而颺之愁□孫楚鷹賦深目蛾眉狀似愁□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十二翮傅玄鷹賦左看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狻猊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注獅子也

狄明府博濟一作寄狄明府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

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叔伯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一云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詆（一作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陳浩然本作中）不汚淸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册（陳作册決）請（一作詔）房陵、前（一作滿）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列土（一作鼎）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漂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抵（一作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淸泚。早歸來、黃土泥衣（浩然本作黃汚人衣）眼易眯。

決冊舊書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力懇慨數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于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別傳備載其辭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神（一作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百（一作白）蠻中巴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上牢下牢唐志峽州西北二十八里有下牢鎮有黃牛山元和郡縣志下牢鎮在夷陵縣二十八里隋于此置峽州貞觀九年移于步闡壘其舊城因置鎮方輿勝覽下牢溪在秭歸縣西六十里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

百丈演繁露杜詩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稜稜若用索牽遇石輒斷故劈竹爲大瓣以麻索連貫以爲牽具是名百丈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陽單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陸游入蜀記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已用艣六枝百

丈兩車 神都 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 青羌 水經注青衣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記年梁惠成王九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華陽國志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郡國志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 白蠻 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北至白蠻通鑑武德七年以白狗羌等地置維恭二州 中巴 方輿紀勝華陽國志云劉璋分益州牧以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䏰至魚復爲固陵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爲中巴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一作也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一云山雨蕭蕭滯一云帶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一云滓漠漠飢鴻鵠。歲

全是作詩氣致
一氣呼成自佳
折

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一云恨）昔范增碎玉斗未使吳兵着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荆南雷怒號

吳兵（呂蒙傳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䑲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所謂吳兵着白袍也舊注引夫差侯景事俱謬）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一作精神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泠妻兒待我（一作來陳作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虎牙行

秋(一作北)風欻吸(一作欻歘)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峰巒窈窕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鏁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虎牙 水經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注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漢書注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江賦虎牙嶸巖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礴 銅柱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積石東爲銅柱灘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待（荊作）錦樹。（行一云作）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荊作春）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跂（陳作與驥 跂一作跋）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一作封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一作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氂牛　山海經荊山其中多犛牛注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按郭云旄牛屬也其非即旄牛可知舊注引上林賦誤

生男　傅玄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鷰，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衞（一作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孔雀 嶺南異物志交趾郡人網捕孔雀採其金翠毛裝爲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爲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耳 淘河 本草鵜鶘一名淘河胸前有兩塊肉云昔人竊肉入河所化故名逃河 蓮勺 宣帝紀常困于蓮勺鹵中 衞莊 見左傳成十七年 貴和 陳壽定諸葛氏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

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長安雪 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蜷蹜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陳作割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英華作煩無晶輝三足之烏足英華作骨恐斷羲和送將何所歸一作送送將安歸一作送之將安歸

後苦寒行二首 句法錯綜[illegible]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英華作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一作出血安得春泥補地裂

南紀舊注巫盧二山南國之綱紀也唐天文志李淳風撰法象志以天下山河分爲兩戒北戒自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爲北紀所以限□□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循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至閩中是爲南紀所以限蠻□也故星傳謂北戒爲□門南戒爲越門

晚一作秋來江門一作邊。失大木。猛風中夜吹英華作飛白屋。天兵斬一作其斷英華作新斬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地軸。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回軒舊作斬刊作斡人得知。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沈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洎陳作泊乎

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一作欺）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夜歸　句句是夜令人情況可想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一作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老罷　顧況集蜀俗呼子為囝父為郎罷此云老罷亦戲用閩俗語也

寄栢學士林居

自國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一作剪山阿青山萬里一作重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余一作餘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荊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一作風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一作花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横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天雞謝靈運詩天雞弄和風爾雅鶾天雞韓文公詠天雞楊文公詠苑杜詩兩用天雞皆指鳥也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騎馬業學尸一作記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裏酒長携牧豎樵

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青雲梯謝靈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一作秋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淨一作盡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斷蛇劒一云國重斬邪劒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一作戶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臥病識山

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熊腥東西兩岸斥（晉作岸 兩斥）橫（一作 横）水注滄溟碧色忽（一作 苦）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一作 石 有）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一作 季）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一作 冰）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嫌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一作 明）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一作 天）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斷蛇（吳若本注云斷邪用朱雲事斷蛇恐非人臣所用按李賀寄權璩楊敬之詩云自言漢劍當飛去唐人使事無容拘泥若此）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

時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一作肩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明一作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盃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一作不爲身君不見嵇康養生遭一作被殺戮、

別李義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一作及）舒國。督（一作實）唯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三葉（一作王業）之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筆壯。河間經術存。爾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襦一作）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杯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

夫因石根生，別古所嗟。柔發聲爲爾吞。

十八子趙曰高祖二十二子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卒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故言十八子也

道國舒國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舒王元明第十八子趙云詳味詩意則李義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舊注云公自言外李同出隴西唐氏是何夢語然外祖母文曰紀國則夫人之門而舒國則府君之外父外父者即外王父也公爲舒國外孫之外孫故云余亦諸孫趙注未詳 宗卿嗣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諡曰孝子臨淮王誘嗣太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宗正卿公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嗣道王廣德中官至宗正卿公詩所謂丈人嗣三葉者微也困學紀聞云義蓋微之子是也宗室世系表微下不載義偶失之耳 爾克諸本刻皆作濕克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沈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一作談）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騖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爲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柱我瘦（一作病）書不成成字讀（一作字）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赤雀（竹書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巴中（華陽國志巴子後理閬中秦爲巴郡地十道錄果閬合三州同是漢巴郡之地）天軍（天軍卽禁軍也天文志有羽林天軍）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一作狂）風、死樹（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削成池之曲）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巴蜀倦剽掠（一作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裴、袁

空肉食哺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
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
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寄薛三郎中 據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
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
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
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眞
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

上馬不用扶，毎（一作怒）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酒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秋却束帶，鼓柂視青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大覺高僧蘭若（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一作間）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香爐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氤氳若烟氣

杜工部集卷之七

泰興縣李元益三友氏校

短篇出語精湛

杜工部集卷之八

虞山蒙叟錢　謙益　箋註

古詩四十五首 居松陵公安及至湖南作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游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

青溪 寰宇記青溪在峽州遠安縣南六十里源出青溪山下鬼谷先生傳云楚有青溪下深千仞其水靈異青溪驛當以此為名公出峽下荊州宿此故曰佳期付荊楚太白詩夜發青溪向三峽亦即此地也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恐地名偶同耳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

在今氣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汚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鎩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朝跼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頹彌旬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瞋長年已省柂慰此貞良臣

族弟 舊注甫自撰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云其先系統于伊祁分姓于唐杜范宣子曰匄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清江 清江施州郡九域志施與夔為鄰在夔之南三百餘里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

君。艮岑青爓憐幺麽。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一作石)室。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一作砌)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兒、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一作左 音如佐)。秘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一作收)願果。更討(一作覓)衡陽董鍊師。南浮(一作游)早鼓瀟湘柂。

小有 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圍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真誥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始得道者皆詣臺是清虛之宮也南岳夫人言明日當詣王屋清虛宮寰宇記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

落日 苕溪漁隱詩話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落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故曰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

董鍊師 六典道士修行

其德高恩精淵之鍊師與地紀將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于衡陽樓朱陵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鍊師

魏將軍歌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風玄武。（一云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東嶄巖（荊溪吳子良曰崑崙月窟在西南云東者謂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崑崙月窟反在東也）　星纏寶校

呂東萊注円星纓寶校金盤䃂蓋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寶校金組兼飾丹䑋寶鈒星纓鏤章畫布注云以金組丹䑋飾其裝具如星之布又張平子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鍐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瓖注鍐以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鬉前鏤雕飾也當顱刻金以爲之詩鉤膺鏤鍚所謂寶校此其具也第尊卑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旁**天駟**四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王良旁八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潢**翠蕤雲旓**呂東萊注旓所以旋旗旒也翠蕤雲旓皆旗也相如蕩摩鈞開也選曾翠華之旗蕤張平子西京賦曰棲鳴鳶曳雲旓司馬相如子虛賦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注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葳**歌都護**樂府丁督護歌一曰阿都護唐志曰丁督護晉宋間曲也今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李白集作丁都護歌云一唱都護歌心摧淚如雨**鉤陳**甘泉賦注曰勾陳紫宮外營鉤陳星也水經注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隋志勾陳六星在紫微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玄武**漢志北宫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晉志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臨江**也

節士宋陸厥有臨江王節士歌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一作低）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烟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

泉客（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劉淵林注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家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一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

霰、商於（水經注丹水逕流南鄉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也鶴曰大曆二年二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以平之夢弼曰謂臧玠殺崔瓘也）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于五尺童、化爲白鳧似（一作象）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一作日）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一作于）今猶避風、

朱鳳行（全是比意不說正意却高）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巓（下圖本作巖）朱鳳聲（一作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一作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一作勞勞）下愍百鳥

在羅綢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舊云爲衡州刺史陽濟討臧玠而作其說迂繆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一云向公亦衛伯玉蓋芮字轉寫之悞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寶隨煙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一作畫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向吳本作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尚書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陽城郡王此云鎮荊州亦爲伯玉也繼吾祖者杜預

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也向卿者尚書將命之人也舊注尚書指向卿之父珦又云向秀衛杜預鎮荊州唐人無所謂向珦者向秀在晉朝史稱其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安得有此杜預鎮荊之事舊注無稽僞撰皆此類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英華作贈公安顏十少府）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一本云醉歌行歌主客英華同）

顧文學（即顧八分文學也舊註以為顧況甚誤）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

塞曲三更歎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一作舿湍君知天地一作下干戈滿不見江湖一作湘行路難。

觱篥杜氏通典觱篥本名悲篥出于□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樸皮爲之者亦出南蠻樂府雜錄觱篥者本龜茲國樂亦名悲篥有類于笳也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廻客行歲晚晚一作心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劉郎浦吳若本注蜀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江陵圖經在石首縣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耳旨闕、不知道里寒、
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到刋作別我舟纔去、覺君衣裳
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一作閭望、無令霜
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
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一作帽、采薇
青雲端、

鶴曰詩云急風逆浪蓋董自岳陽泝漢水而之鄧也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亦有適湖之期矣
小長安光武紀戰于小長安注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張叔卿流桂州詩□塵不到處即是小長安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砅力制切說文引詩深則砅

我之曾祖吳作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
婦王珪也、隨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

矣復前
好之親情
之當時際
從半乃親評事
外言之以見今昔
合離之感

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一作羞珍一作頗寂
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
市充杯一作盃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
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
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
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
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馮翊
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
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

家聲句廻顧前文

結語有超然高舉之意

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
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
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舠。家聲肯墜地。
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
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
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
天。聊作鶴鳴臯。

王珪。新書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復齋漫錄。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太宗起兵。玄齡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珪則建成誅後。始見召。以史傳參考。詩爲誤也。西清詩話。以新唐書所載。質之子美是詩。則珪之婦杜。非其母李也。且一婦人識眞主于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錄。是詩載之。爲愈世號詩史。信不誣也。容齋隨筆。珪與太宗非素交。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然杜公稱其祖母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朝宰相。別無姓

王者其不可曉也趙傁曰逮與房杜序遊文中子之門則交友可知矣

肩輿 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尊屬年高特勅賜檐子者不在此例

紫遊韁 晉中興書太和中鄴下童謡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

上瀧 水經注武漢水又南入重山山名黽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岨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

盧宋 大曆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遣將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詩所謂親賢大夫者謂李勉也夢弼以為並指王砅失之遠矣

驂鸞 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逆節同所歸河雒化為血公侯（一作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

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苶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于斯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吳本作苦）詞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刊作十）里侵（刊作浸）江樹逆行少（陳作直）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

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攏落
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任葛洪及許靖避世
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愛各馳騖羸瘠且如何魄奪
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
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强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
展衰步

桂水 水經注郴晉縣也桂陽郡治也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湘水自桂陽而來故云飄飖桂水遊公實未嘗到郴也 蒼梧 郭景純云長沙零陵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 葛洪 葛洪傳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稽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後以年老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 許靖 蜀志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親疎悉發乃從後去既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靖與曹公書曰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令得假途由荊州出得歸死國家沒軀九泉將復何恨 羅浮 羅浮山記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

縣二縣之境裴淵廣州記羅山隱天唯石樓一路時有間遊者少得至山際大樹合抱視之如薺萊在地山之陽有一小嶺云蓬萊邊山浮來著此因名羅號浮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洪集作得諸王。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

青雲器才盡傷形體（一作骸）病渴汙官位故舊獨依然果

危話顛躓我共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鼉好為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飈駛崩騰戎馬際（一作險）往往殺長吏子下東諸侯勸（一作勤）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一作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東觀餘論跋顧誡奢書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誡奢也觀其遺迹乃知了非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尚云西溪叢語唐呂公表呂諲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誡奢書

石經 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繆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

墳衆術所書掤水經注作書丹洪氏隸釋水經注云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諜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豨諸儒受詔在闕平所研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卷三字石經三卷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卷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然唐時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後人所刻儒林傳者爲篆隸二體者非也

贔屭西京賦巨靈贔屭注贔屭作力之貌

也

御札書苑唐明皇好闕畫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自下彩箋上八分書謂所謂御札流仰者此也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褒美自于五色箋八分書之責付院散付學士金壺記明皇親書西嶽碑文刺史徐知仁上言曰親迂彩筆寫在香箋睟手牛姿人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絕古今蕭得自然皆因外物次郴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皓首、
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
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

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
孤舟亂春華（一作草）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一作已）
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毁竟
自取鬱悒（樊作抱）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崔嵬清湘石逆行
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遠（樊作迴）回
斡明受（樊作相）授善（一作擅）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
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晚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
顛正爲群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
論吞聲混瑕垢

上水（趙子櫟曰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自衡回潭爲下水舊注公以乾元二年入蜀大曆三年出蜀之楚至今凡十年恰十二年矣）中風走（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猶中風狂走自捐盛時）九疑（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之山舜之所葬在長

沙零陵界中郭璞曰其山九峯皆相似故曰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文頴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陶唐人曾注指數和也熊羆詩義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也柳子厚羆說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

遣遇

磐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一作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貫縕袍、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

呀坑（一作欹二作吮）瞥眼過飛櫓本無蔕得失瞬息間致遠宜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
勿替

呀坑　夢弼曰呀坑乃巉口也趙曰呀坑名於坑如口之呀開者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敢不（一作敢）
繫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
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一作年）
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趙譜云發潭州泝湘宿鑿石浦過津口至空靈岸宿花石戍過衡山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一作散）求食，潛魚亦（一作向）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興）揖讓，崩迫開（樊作關）其情。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津口　水經注江陵故城有江津戍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栝一作柏）隱奔峭。青春猶無（一作有）私，白日亦（一作已）偏照。可使營吾居（一作屋），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延一作遲），佳處領其要。

夢弼曰：空靈當作空舲，刀筆誤耳。水經注湘水北有空舲峽，常有驚浪雷奔。濬同三峽。十道四蕃志：湘水空舲灘，灘水甚峻，井又云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荊州記：空舲峽峽甚高，峻郎宜都建平二郡界也。

宿花石戍

見所見而生感，亦是風人之遺旨。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山），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迴互。茫茫天造間（一作出），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策杖古樵

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閉令）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此即三石水口也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地理志潭州長沙有淥口花石二戍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一作還）醒僕夫問盥櫛暮顏（一作末）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慚林花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悞此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羇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

花當 舊本解云危沙既險無他標識插花以當之非至危無當之當字也廣韻當底也今讀詩云常苦沙崩損藥闌危沙易崩故折花以爲之當此亦偶寫近江之景色也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一作澒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一作泊吾臨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

光。秀。祝融五（一作三）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一作恨）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覩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一作咸）衰俗。神其思降祥。

南岳山　後漢志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郭璞曰俗謂之岣嶁山風俗通衡山一名霍山水經注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嵩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容峯最為竦傑獨容峯焉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山經謂之岣嶁山為南岳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湘中記云衡山九面皆有舜廟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九里九向九背乃不復見又云度應璣衡位直離宮故曰衡山又名霍山徐靈期南岳記云衡山者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冀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統攝火師故號南岳赤帝館其巔祝融宅其陽還于軒轅以潛霍二山副焉元和郡國志衡岳廟在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岳[illegible]漢武帝移于江

北霍山隨文帝復移于今所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索隱曰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唐天文志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紫蓋荊州記衡山有三峰其一名紫蓋每見有雙白鶴徊翔其上一峰名石囷一日芙容長沙記衡山軒翔聳拔九十餘丈尊早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容紫蓋石廪天柱祝融而祝融為最高衡萱錄岳之諸峰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峰勢轉東去魏夫人顏真卿魏夫人仙壇碑夫人白日升晨北詣上淸宮玉闕之下授夫人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陶弘景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
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
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鷰雲集曛黑。一作初集黑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烟。鶬鴰一作鶬鸛一作鵁鶄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一鶬鴰 師古注子虛賦曰鶬鴰也今關西呼為鴰鹿山東謂之鶬鄙俗名為錯落錯落者亦言鶬聲之急耳又謂鶬捋鴰鹿鶬捋皆象其鳴聲也

清明

著處繁花務陳作華務是一作足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勒。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一作遠一作方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强山簡愛將也親近同心事。金鐙廣韻鐙與燈同下山紅粉一作日晚。牙檣梭枙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

是落花是舟前落花看字入妙

干戈未息苦離（一作難）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齧膝（魏志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衣香驚齧帝膝帝怒遂殺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膝故曰齧膝）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吹花困癲（一作嬾）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一作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一作折）。濕久飛遲半日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一作拂）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一作石）廚松道清涼（樊作崇）俱。蓮花（樊陳俱作池）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一作頭）奚適，傍此烟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士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野（一作謝）客尋幽慣，細學何（當作周）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山抱）吾肺腑，山（一作仙）鳥山花吾友于。

宋公（之問）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一作待）老夫

岳麓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環回泉澗傍有礬石夠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宗瀨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周廻八百里回雁爲首岳麓爲足元和郡國志岳麓山在長沙縣西南隔湘江水六里蓋衡山之足方輿勝覽又名靈麓峰乃岳山七十二峰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在山上百餘級乃至今名惠光寺下有李邕麓山寺碑

道林 方輿勝覽在岳麓山下距善化縣八里寺有四絕堂保大中馬氏建謝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治平間蔣穎叔作記乃爲詮次以沈書歐書杜詩韓詩爲四絕

赤沙湖 水經注澧水徑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方輿勝覽赤沙湖與洞庭通

共命鳥 游錄耀氏書有共命鳥二首而一身

金烏 輿地紀勝金烏井在衡陽縣北二十里

橘洲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對橘洲或作吉字爲南洋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寰宇記橘洲在長沙西南四里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沒此洲獨存湘中記諺曰昭潭無底橘洲浮

何顒 石林詩話何顒見後漢黨錮傳與是詩之義不類當作周顒按南史周顒音辭辯麗長于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于鍾山西立精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公又曰何顒好不忘亦同此誤也案文選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

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于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公以顒自喻言他日雖去蜀而周顒之輿未忘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一作名空垂子孫不振耀一云子孫歿不振歷
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
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
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一作野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
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一作遺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
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尚爲諸侯
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
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
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豔傾

城綃綺輕（一作烟）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槩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于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一作見）疑心事披寫間氣酬達（一作遠）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一作無）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別張十三建封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建首義龍見尚躊躇秦士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疎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

揮手洒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

范雲堪晚（一作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靡湖（一作澗）落回

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

京都舊丘豈稅駕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

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

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

劉裴（劉文靜隋末爲晉陽令遇裴寂爲晉陽宮監因而結友引寂交于太宗同通謀議事見本傳）故人子（張建封兖州人父玠少豪俠安祿山反令僞將李庭偉率蕃兵脅下城邑玠率鄉豪集兵殺之太守韓擇木方遣使奏聞玠流寓江南不言其功公父爲兖州司馬當以趨庭之日與玠遊也）范雲（雲本傳雲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畯善畯亡于官舍貧無居宅雲乃扶喪還家躬營殮殯）嵇紹（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征南（大曆初道州刺史裴虬進封于觀察使韋之晉辟爲參謀奏授左補道兵曹乃不樂吏役而去）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
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
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
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
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
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
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
黎元愁痛會蘇息園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
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羣臣。他日更僕、詎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黑（一作理，荆作動）白髮。舞劒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百斛酒 荆州記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水經注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又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元和郡國志晉武帝平吳薦酃酒于太廟是也

初尉 虯以天寶末亂時尉永嘉語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虯字深源大曆四

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趙州刺史蔣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書而裴虬作銘劉長卿有過裴虬郊園詩曰軍符侍印取盈遲暮棄騄耳行甚速謂老年之謂由尉而至于判史也**郭欽**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强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爲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畧律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晉武帝弗聽**劉毅**見晉書劉毅傳答武帝比桓靈語**定王城**水經注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寰宇記定王廟在長沙縣東一里廟連岡高一丈俗謂之定王岡**西第**馬融傳又作大將軍西第頌

奉贈李八丈判官 曛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
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
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
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
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懷秉鈞孰爲

偶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亂一作辭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荊衡知音為迴首

南翁虞般佑高士傳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北叟幽通賦北叟㞐識其倚伏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往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還之邑也公有良馬因以命之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一作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

𨒪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一云未鉛錫和青銅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莫徭 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獠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常衮貶江南西道觀察使少游制曰都團練觀察處置莫徭使莫徭江湖獵手不絶徭劉長卿連州賦日觀莫徭獵詩云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廣輿記圖州莫徭以櫂掆爲事

私鑄 舊唐書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令百官詳議以爲不便天寶數載之後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按高宗嘗謂侍臣私鑄過多如聞荊潭宣衡犯法尤甚遣有將船筏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公時居州衙間故作此詩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一作堪斷腸身在南一作遠蕃無所預心懷百

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一作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二（一作三）十春，豈知書劍與（一作老）風塵。龍鍾還（一作遠）忝二千石，媿爾東西南北人。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一作璡）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一作在]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一作明]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illegible]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illegible]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illegible]東西南北更誰[一作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一作揖]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一作鄰家]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illegible]

鼓瑟　遠遊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補注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　長笛　向子期思舊賦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 并序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一作乃）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于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一云自）反覆楊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一作深）黑絲昨（一作永）夜舟火滅（一作接）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刊作永夜）散風破（一作波）寒江遲

蘇渙南部新書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爲弩跖賓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和賦擢第累遷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瓘以永遇言遂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伏誅有變律詩十九首上慶節李公唐人謂渙詩長于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余觀其詞氣頹頹如此因可見其胸中矣于美遊旅相遇美其能詩又以龐公比之此猶情之寄也權德輿南充郡王伊慎神道碑大曆中嶺南將哥舒晃作亂晃謀士蘇渙也據要害詔公討之明年十月斬晃渙洪渙俱其首以獻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翁幹霍蒼翠

有井朱夏時轆轤東階下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一作收）波瀾西河共風

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illegible]）高歌激宇宙凡百

慎失墜

書紫微（公羊注曰天下血書魯端門曰周姬亡大彗東出秦家雖記二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而拜告備于天紫微于是降光于講堂）文

翁肆（華陽國志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入衡州（真敘事老手也曲折頓挫全以神行）迭敘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

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

全用對句而韻
皆掛別旋一体

嗟彼苦節士素于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牆
凋弊惜邪太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
怨（一作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内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
裳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
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烟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
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
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
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没隨
魚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
剛腸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片帆左郴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

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大曆五年二月潭州刺史崔瓘為其兵馬使臧玠所殺玠據潭州為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公避地入衡州　失律　謂哥舒翰失守潼關　苦節　瓘以士行聞遂職清謹選潭州刺史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也士吏自經特數又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

備兵馬與賊角鬭判官違異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琦曰有事何逃屬邑而去是夜琦遂構亂犯州城以殺觀爲名璀遑遽走遂琦兵至遂遇害

問罪 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時衡州刺史楊濟各出兵討琦 地宅 後漢志注郴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有仙人蘇耽增水經注黃溪東有馬嶺山漢陽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爲立壇祠元和郡國志馬嶺山在縣東北五里蘇耽舊宅在郴州東十里俯臨城餘迹猶存 諸舅書 魯訔曰橘井在郴州諸舅謂崔偉則有逆江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詩公將往依焉 江總 江摠傳摠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楊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遇賊琦之亂入衡州平生方寸心反掌一作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内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

賞諸侯牛。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脩。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廻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

始謀 通鑑臧玠之亂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初崔旰殺郭英乂子琳起兵討旰杜鴻漸各授官以和解之及子琳攻旰敗還縱兵浩蕩衞伯玉請于朝以爲峽州團練使及臧玠殺崔瓘子琳聲言問非取賂而還公詩所謂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廻首增憤惋者合前後三叛言之也始謀蓋追論鴻漸伯玉故曰廻首[illegible]責宅書時費有事其用偏裨上表反覆論以曹劌劫[illegible]也 李端公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麥𠣏曰謂李勉也按是時勉在廣州方招討番禺賊帥及桂州叛將未聞走兵討戮殆也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期（刊作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溔（溔玉篇以沼切上林賦浩溔潢漾）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階按侍御洪乞師于洪府師已）

至袁州北楊中丞琳問罪

將士自灃上達長沙矣

耒陽

元和志因耒水在縣東爲名西北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

清醥

曹植酒賦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清醥釋名宜城醪蒼梧清醥清酒名也蜀都賦醥以清醇

本傳甫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嘗游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明皇雜錄杜甫客耒陽遊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後漂寓湘潭間羈旅憔悴于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王彥輔塵史世言子美卒于衡之耒陽襄字記亦載其攻在縣北二里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嘗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回櫂之作又登舟將適漢陽云秋帆催客歸蓋已還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又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詩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于耒陽耶以元微之墓誌及呂汲公詩譜考之其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但詩譜云是年夏卒則非也韓子蒼曰謝耳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留驛近山亭若果以飫死豈能爲是長篇又復游憩山亭以詩証之其誣明矣

箋曰舊書不傳有遊衡山寓居耒陽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陽之譏舉請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于耒陽殯于岳陽史誌皆可考據自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義以謂是年夏還襄漢卒于岳陽于是王得臣魯訔黃鶴之徒紛紛槩訟謂子美未常卒于耒陽又牽引回櫂等詩以為是夏還襄漢之証按史崔旰殺郭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此大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于詩可考也大曆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史云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以卒明皇雜錄亦與史合安得反據詩譜而疑之凡所引發舟歸秦諸詩皆四年秋冬潭州詩也斷不在耒陽之後回櫂詩有衡岳蒸池之句蓋五年夏入衡若其歸思回櫂為襄漢之遊而不果也此詩在耒陽之前明矣安可據為北還之証乎以詩考之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譜皆言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熱復還潭則又誤認回櫂詩為是年作也作年譜者膠此謬說遂借筆而書之其不可為典要如此吾斷以史誌為証曰子美三年下峽由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于耒陽殯于岳陽其他支離傅會者削何載可也當逆旅無於之日涉旬不食一飽無時牛肉白酒何足以為病而雖然起為公諱者夫劉斧之摭遺小說韓退之李元賓之僞詩僞傳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諸人互相駁正以為能事又何足道哉

近代有為杜工部耒陽祠堂記者大畧曰子美出瞿塘下江陵登岳陽憑覽衡岳抵耒陽適江水暴漲有詩于聶令令饋以牛肉白酒因飫死遂營満所漂徒御所遺靴因壘土葉虛塚瘞之解縉有詩云莫論池上紅纓鉢村老祠前秋日黃為問乾洲江上水流觴三日到衡陽按此則杜陵之殁

不特以牛肉白酒并罹汨羅之酷矣然則元誌所謂旅殯岳陽者何喪而
四十年後嗣業所葬者又何稱耶大抵賢者所在人各引以爲重不妨兼
存岳陽自葬于美之遺靴亦不足置辯也又耒陽縣誌
墓祠在縣治北郭外二里耒江左畔洞陽觀之西

杜工部集卷之八

季八士南宮氏校